

教協罷課兩難 激進派施壓網綁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罷課受到廣大選民抵制，家長不希望子女無學上；市民也不想見到罷課等激進抗爭行動。罷課已成為選舉毒藥，於是才出現教協轉變口風的情況。然而，激進反對派卻不依不饒，原因是罷課得失的是中間選民，對民主黨、民協等打擊最大，相反對激進反對派基本盤影響有限。目前，教協在罷課問題上正是進退維谷，堅持罷課將流失中間選民支持，放棄罷課又會受到激進反對派的狙擊，這對於教協及其他反對派政黨都是嚴峻挑戰。

教協早前煽動教師在開學日罷課，引起社會各界抨擊，原因是教協及反對派「貪勝不輸」，眼見國民教育議題引起社會較大爭議，於是殺紅了眼竟然提出全港罷課的激進行徑，招致社會反彈，連帶拖累反對派選情。教協日前急急轉變口風，由立場相對溫和的副會長黃克廉出來緩和氣氛，指罷課會對社會帶來衝擊，必須審慎考慮，故他們正等待政府月內是否有令人滿意的回覆，才考慮是否採取包括罷課在內的進一步行動云云。罷課對社會造成影響教協不可能今天才知道，當日他們提出要罷課向政府施壓時，為什麼沒有考慮到家長學子教師的影響呢？何以現在又突然覺醒？顯然，這是民意向教協施加的壓力產生效果。

教協罷課激化民意反彈

教協是本港的教師團體，不是壓力團體，工作重點是保障業界利益，而不是擔任某些政治勢力的馬前卒。然而，近年教協的立場卻愈走愈激，甚至為了政治目的而罔顧業界利益，這是教師最反感的。國民教育科在教材上有問題，可以修改，可以不用部分偏頗的教材，但不必將污水與嬰兒都一併倒走。過去教協也做過業界調查，高達8成以上教師認同國民教育科。從好的角度看大部分教師都認為學生應多了解國情，培養國民意識，這對於他們的成長及未來發展都有好處，身為教師不應剝奪學生接受國民教育的機會。

從私利角度看，教師是推行國民教育科的受益者，一者政府會向各學校提供撥款支援，這筆款項將減輕教師的備課壓力，為教師提供更多支援；二者學校為推行國民教育科勢將增加教席，對於近年飽受殺校縮班之苦的教師不啻是及時雨。因此，大部分教師都不可能反對國民教育科。教師本身不是革命家，現時在社會上嘈得拆天的教師，不過是極少數教席無憂，立場激進者在騎劫大多數，他們根本不可能代表大部分教師。現在教協竟要全港教師罷課，要推翻國民教育，這明顯與全港教師利益相連，引起不少會員的不滿，紛紛去信教協批評領導層的做法。同時，家長的激烈反響也出乎教協的意料，17區家聯會代表已一致達成反罷課共識，教協堅持罷課就是與17區家聯會為敵。一個教師團體既得失會員，又惹起重要持份者的家長不滿，還如何維持下去？

罷課成選舉毒藥 激進派借刀殺人

更重要的是，罷課已成為選舉毒藥。心水清者不難發現近日反對派極少再談論罷課，除了激進黨派如「人民力量」、社民連。原因是罷課受到廣大中間選民

抵制，家長不希望子女無學上；市民也不想見到罷課罷教等激進抗爭行動；家長教師也大力批評。罷課已經無水可抽反招怨，反對派也不希望教協繼續發動罷課，於是才出現教協轉變口風的情況。然而，激進反對派卻不依不饒，社民連主席梁國雄日前「率領」學民思潮到教協「踩場」，要求對方「即時決定罷課」；公民黨等亦不斷放話向教協施壓。激進反對派此舉其實是不安好心：一是他們本來就是打出激進路線，而激進路線特性就是只能進不能退，因此將罷課推行到底，他們得益最大。

另一方面，罷課得失的是中間選民，對反對派政黨中如民主黨、民協等打擊最大，相反對激進反對派基本盤影響有限。「人民力量」、社民連之流不斷向教協施壓，要令罷課如期推行，打的是借刀殺人之計，令民主黨等因此流失大量中間選民。在比例代表制選舉下，得益的將是激進反對派政黨。目前，教協在罷課問題上正是進退維谷，堅持罷課將流失中間選民支持，放棄罷課又會受到激進反對派的狙擊，成為其追殺的藉口，這對於教協及其他反對派政黨都是嚴峻挑戰。

雷鼎鳴：讓學生接觸不同觀點 不應拒絕國民教育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8月16日在《晴報》撰文，反駁外界對國民教育的質疑。雷鼎鳴在文中提到，有位似乎與「大聯盟」有關的讀者，注意到我文章中支持國民教育這個概念，但在內容上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批判精神。這位讀者指出很多「大聯盟」的參與者並不否定要多點認識國情，對唱國歌等等也不反對。這些我都是相信的，但叫得上「大聯盟」的，一定人多聲雜，政治光譜寬闊，中方機構不宜把不同意見的人看作敵人。

訓練思辯 增不同觀點接觸面

雷鼎鳴之後提到，不過，在如何訓練獨立思考上，我的教育觀與香港的某些家長不同。在這方面，我深受研究希臘經典的哲學家史特勞斯(Leo Strauss)自由教育觀的影響。他曾發現，古往今來不出世的大思想家都會把別人看得一文不值，但只要他們的思想是重要的，後學便應把這些不同甚至矛盾的思想先弄懂，再而作出自己的判斷。

他並指出，就以一黨專政還是民主制度哪一個制度更好為例，雖然香港不少評論人都已把這問題變作稻草人萬箭穿心，而我也並不同意一黨專政，但家長若是一開始便認定民主制度更好，不讓學生接觸相反的觀點及其理據，這樣教出的學生好打有限。歷史上支持一黨專政的人極多，馬列經典中亦有毫不膚淺的理論根據，它已經具備足夠的重要性要我多作了解分析。把學生罩在一個無菌的世界中長大，是十分缺乏遠見的做法。我對自己及自

己孩子的教育，從來都盡可能增加對不同觀點的接觸面，而且老師有責任引導學生自行判斷是非，我相信這才是正確的訓練思辯能力的教育。

說年輕人懂內地 不負責任

他更提到，有另一讀者指出，香港的學校早已開設與國情有關的課程，而且分配有充足上課時間云云，所以新設國民教育毫不必要。此點不對！學校中已用了多少時間教授國情，這並非焦點。很少有一個行業在接觸年輕人方面會比我更多，也很少有一個行業比我能更多接觸中國的實況。現在的年輕人對中國的了解普遍合格嗎？不要開玩笑了。老師雖努力，但課程設計有問題，必須檢討。剛與一位美國的跨國大公司人力資源高層吃飯，他直言港人不懂內地文化，在內地擔當不了重任，該公司在內地大城市招聘時，目標人數是香港的40倍。再說年輕人懂內地，是否有點不負責任？

最後他特別指出，友報一位評論員在其方塊中說我認為「凡試圖改變別人思想的都定義為洗腦，老師也在洗腦，所以洗腦原罪問題作稻草人萬箭穿心，而我也並不同意一黨專政，但家長若是一開始便認定民主制度更好，不讓學生接觸相反的觀點及其理據，這樣教出的學生好打有限。歷史上支持一黨專政的人極多，馬列經典中亦有毫不膚淺的理論根據，它已經具備足夠的重要性要我多作了解分析。把學生罩在一個無菌的世界中長大，是十分缺乏遠見的做法。我對自己及自

通關安排下，香港乘客可以不用換乘，以較快捷的方法到達南沙。

有意指南沙尚未發展起來，不用大型的接駁交通工具。必須強調，鐵路網絡需時規劃和興建，其建設也會改變人們的預期，刺激地方的經濟活動，所以在國家決定大力發展南沙的方向下，南沙應盡早提出與西部快速軌道連接。

另外，香港車輛進入內地受到限制。根據粵港自駕遊首階段試驗計劃，合資格的五座位或以下的右舵香港私家車車主，可以申請一次性特別配額，每日最多50人。這些私家車必須經由深圳灣口岸進入廣東省，不能逗留超過七日。這些規定限制了香港車輛前往內地的數目、類型、逗留時間等。

若然香港車輛不受限制，直達南沙的指定區域，將方便更多香港人前往旅遊、經商、工作等。廣東省可考慮容許香港車輛行走往來南沙的指定道路。廣東省不用大幅調整其道路系統安排，它只需在各指定道路的進出口處派員檢查，防止香港車輛前往南沙以外的其他地區；南沙在指定區域實行封閉管理，防止香港車輛前往南沙以外的其他地區。有關工作的難度不高，因為南沙水道密佈，只要在橋頭派員檢查，便可區分內地和香港車輛。當然，廣東省還要考慮道路承載力、空氣污染等問題，也要在該指定區域安排公共交通配套。

交通的改善，加上特別政策的配合，勢將被喻為廣州「西伯利亞」的南沙帶來更大的人流，刺激經濟活動。

南沙應加強與香港的交通聯繫

廣州南沙位處珠三角的中心，地理優勢明顯，但是它與其他地區的交通接駁不便，令其吸引力大打折扣。從深化粵港合作的角度出發，南沙要加強與香港的合作，必須改善交通聯繫。它可提出延伸西部快速軌道和容許香港車輛往來入手。

從香港到南沙可經陸路和海路。前者經港深西部通道，沿着廣深高速，或即將通車的廣深沿江高速，跨越虎門大橋，到達南沙；後者每天有數班航班從香港尖沙咀和上環開出，前往南沙。這些途徑的承載力不大，乘搭時間較長。

南沙應把握香港與深圳商議興建西部快速軌道的機遇。早於2000年，《鐵路發展策略2000》已經提出連接香港機場到深圳西部的鐵路線。2007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研究興建鐵路連接兩地機場。預計西部快速軌道將香港的機場和洪水橋，與深圳的機場和前海接駁。由香港機場出發，到達深圳機場，前後只需25分鐘。事實上，深圳機場與南沙的距離已很近。南沙可以提出西部快速軌道進一步延伸，以南沙作為終點站。從南沙的角度看，它可通過與深圳機場和香港機場的快速接駁，吸引更多人士前往。

通關安排上，最好的方法仍是在香港實行「一地兩檢」。若然不行，西部快速軌道的南沙站也要預備通關櫃台。造價方面，西部快速軌道延伸至南沙所需成本應不多。廣東省正在興建廣東西部沿海高速鐵路，西部快速軌道可借用其行走的隧道或橋樑，以節省成本。當然，有關研究必須盡快展開，讓有關方面可以作出配合。在較完善的

成立金融發展局的期許

蘇偉文 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香港金融發展正在面對人才不足，產品集中化的困難。港交所要發展商品交易，也要高價收購倫敦商品交易所，可見香港引以為傲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實是高集中度集中在銀行和股票市場，在人才培訓和產品開發上，香港其實是可以多下功夫，所以筆者對成立金融發展局抱有很大的期望。

金融是一個效率性很強的行業，因為金融本質上就是要爭分奪秒，所以競爭劇烈是金融業的特質。在過去，香港可以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少人都會列舉香港的優勢，例如時差、語言、法制、訊息自由、資金自由進出、貨幣自由兌換、有效率政府等等，無疑這些都是重要原因，但人們往往忽略了政府因素。

金融發展須政府適度干預

香港時常標榜著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但其實政府在香港的經濟轉型上，並不是一般人想當然的以為政府完全撒手不理，而是以政策大方向引導業界發展，所謂積極不干預，其實是指有了大方向的政策支援後，政府會任由市場活力萌芽，不會欽點支持某個企業。在七十年代後期，香港政府明白到社會上工業化後，往後的路便是向貿易化進發，八十年代各種服務業的興起，背後都有政府的政策支持，金融業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冒升，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政府的政策是指向商貿服務，至於哪個商貿服務業可以勝出，就要看各個行業的造化。

以前這種有方向而沒有主角的發展模式，到了今天卻顯得不合時的需要。正如引文所說，國際金融競爭日烈，香港要和其他金融城市一比高下，就不能不借助政府之力，因為其他國際金融城市都有其當地政府支持，相比之下，香港業界便顯得勢單力弱。

本屆特區政府也意識到政府要在金融發展上多加功夫，特首梁振英先生曾公開表示過，香港的經濟發展速度比起鄰近城市的是慢了，一個最令人有同感的例子是新加坡：在香港回歸祖國前香港人均收入比新加坡的高，但十五年過去了，現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不單已追上香港，而且已大幅拋離香港。所以特首建議成立金融發展局，來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全面提速。

在環球競爭激烈的情況下，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受到鄰近城市的威脅，它們明白到現代金融的重要，而且有着當地政府的支援，在政策研究和金融發展上比香港做得出色，香港目前還未受到它們致命的威脅，只是因為內地政策支持，尤其是人民幣業務上對香港的厚愛，加上香港業界的努力，致令香港還可在列強環

伺下不致給其他金融城市比下去。

在人才培訓和產品開發上多下功夫

但香港總不能只靠國家政策支持而放手不理，香港金融發展正在面對人才不足，產品集中化的困難，例如香港說要發展商品市場，香港商品交易所已經運作，但市場的認知度還是不足，港交所要發展商品交易，也要高價收購倫敦商品交易所，可見香港引以為傲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實是高集中度集中在銀行和股票市場，在人才培訓和產品開發上，香港其實是可以多下功夫，所以筆者對成立金融發展局抱有很大的期望。

籌備小組主席查史美倫早前曾表示，金融發展局的定位半官方機構，香港想做的就好比英國倫敦金融城一樣，是以半官方機構模式，推動香港金融業發展。倫敦金融城最引人津津樂道的是，其每半年發表的環球金融中心排名，不單讓令人知曉各大金融中心的競爭情況，而且其排名標準，更是各方對金融中心定義的最佳詮釋。

由於金融發展局對香港來說是新構思，也惹來一些對這個計劃的疑慮，例如在金融監管的角度看，考慮金融發展和金融穩定有一定的對立面，因為站在金融的角度看，發展是一定會有風險的，但金融監管就是要免除風險，所以不難想像構思中的金融發展局，其角色和定位和監管機構或會有衝突。至於新的金融發展局會否架床疊屋，會否干預自由市場，這些也是市場的一些疑慮。其實現時在金融發展上，政府付出不少努力，也有不少的市場發展諮詢組織，例如在五年前曾特首對開發伊斯蘭市場表示了期許，政府也對開拓伊斯蘭金融市場作出了努力，最近已有相關法規草案委出台，又例如在債券市場發展上，就是由政府領導收集業界意見。要釋除大眾的疑慮，金融發展局一個可行方向，是先整合政府對金融市場發展的支援，以令大眾先接受這個構思。誠如特首所言，香港現在已不能再蹉跎歲月，尤其是在金融發展上，是以筆者對金融發展局有很大的期許。



激化釣魚島糾紛 吃虧的是日本

張敬偉

近期，造成中日關係緊張的因素真不少。除了日本配合美國在南海地區明幫暗助和中國有島嶼主權爭議的相關鄰國，最主要的就是中日釣魚島之爭。圍繞釣魚島，日本政界玩出了很多激化中日關係的招數，先是東京都知事石原購島，緊接着是首相野田欲以「競買」將釣魚島「國有化」。隨後，日本有些議員也聲稱要予以登島，日方甚至聲稱，若兩岸三地保釣人士登島，不惜動用自衛隊。

日滑向非理性將引發災難

中日釣魚島爭議由來已久，但近年來卻漸趨激化，已經超越中日歷史爭端，成為困擾中日關係的最大問題。釣魚島爭議愈劇擴大，是日本政界一波波的刻意而為的挑釁引起，當然也是借力美國重返亞洲制衡中國的策略而動。

在此情形下，中國若無反制之策，釣魚島主權或真的為日所奪。因此，中國海監執法船，加大了對釣魚島海域的常態化巡邏；中國政府對日在釣魚台主權問題上的動作頻頻，宣示主權的立場堅決篤定；兩岸四地近日也啟動了民間保釣的聯合行動……這意味着，中國官民乃至整個華人世界，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存有高度共識。

又到8月15日，日本所謂的終戰日。人們注意到，日本政府首相及其閣員強調不會參拜靖國神社，強調這是為了顧及鄰國情感。應該說，日本執政的民主黨政府在這方面是相對理性的，規避了以往自民黨政府每年這個

時候都要製造的歷史麻煩。人們也注意到，日本政府對於保守派議員（守衛日本領土行動員聯盟）提出的登島要求，明確拒絕。這是日本的理性之舉。

不過，只要日本政府的釣魚島「國有化」計劃不改，動用自衛隊的極端無理威嚇不停，日本政府就在非理性的錯誤路線上越滑越遠。照此危險路徑走下去，中日必有一戰。這將是中日、東北亞乃至整個亞太區域的災難。

日甘當棋子隨時會被美犧牲

值得一提的是，東北亞周邊的地緣形勢並不樂觀。在日本面臨的三方領土爭端中，其和俄羅斯有爭議的南千島群島、和韓國有爭議的獨島，都不在日本的實際管轄之下。伴隨著俄羅斯總理和韓國總統等為爭議島嶼宣示主權，日本國內普遍存在着一種被鄰國夾逼的挫折感。釣魚島，可能會成為日本政府轉移焦慮感和壓迫感的出氣口，期望在對華強硬中舒緩在本區域的地緣上的不安，並以此紓解國內怨氣。

但是，釣魚島不同於南千島群島和獨島，日本所謂的實際佔領是站不住腳的。中國保釣人士，曾經登上過釣魚島，且中國海監船對釣魚島周圍海域形成了常態化的巡邏。日本的實際佔領，中國不承認也決不允許日本政界人士的登島行為。兩岸三地保釣人士此番聯合展開保釣行動，就是對日本政府非理性行為的嚴正抗議。如果說日本首相、閣員登島宣示所謂的主權，自衛隊又蠢蠢欲動，



保釣船「啟豐2號」進入釣魚島附近海域時，遭日本海上保安廳巡視船夾擊。日本激化釣魚島糾紛，只會自食其果。

中國海軍也會嚴正以待。從保釣運動的三地聯合行動看，在維護釣魚島主權問題上，三地有着充分的共識。因此，從中日關係的大局出發，從東北亞的穩定出發，日本政府還是要回歸到理性務實的對華路線上來。讓釣魚島成為中日關係的火藥桶，實際上損害的是中日兩國的共同利益，獲益的只有美國。亞洲的地緣政治形勢已經非常明朗，即美國以亞制華，遏制中國。若日本甘當美國制華的馬前卒，以為假美國之威就能壓服中國，那就大錯特錯了。不要忘了，在亞洲，美國只有一個對手，就是中國，不管日本還是其他國家，都是制華的棋子而已。中美兩個大國博弈，關鍵時刻總會妥協共贏，而為美所用的棋子呢，可能會被犧牲掉。是選擇理性還是極端，日本政府應當三思。

陳振聲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會員